廣州人物傳

廣州人物傳序

傳者史事之一而載筆立言者恆病其難予嘗求其故有四失焉去取之不公也其事誣編次之失倫也其志隱譏評之無當也其義例採摭之弗精也其詞穢甚矣傳之未易言也遷固之書史學之所宗也穰苴虞卿之述劇孟郭解之論君子猶或非之下此而失其衷難以言信矣余執此以觀天下之史與夫一州一郡之所志殆未有遂於作者然則鄭惟忠之所謂亦豈特在唐世然哉廣之先賢傳自吳陸亂始近世以來紀錄幾於熄矣夫廣嶺表名都也靈秀所鍾發爲雋異衣冠之族聚焉藝文之籍興焉如是而使之日淪以泯豈有志者所忍恣邪太史黃子才伯懼

先正之久而湮也乃爲傳以表之凡二十有四卷余得而閱之知黃子之精於史也綜之羣典以輯其逸參之故實以定其訛監前史之得失以辨其微遵名家之義例以肆其指主儒先之緒論以要其歸事核以審矣志詳以章矣義嚴以斷矣詞贍以達矣積之十餘年而篇牘始就其用意不已勤乎取一州之所記以覽千百載之事若身寓當時見諸先正相與揖讓其間而鬚髮無少爽者是故風節可仰而思也德業可考而法也論議可誦而服也先正之遺烈固賴是以顯而後賢繼興將亦藉聲光以自壯矣表南海者其在於兹錄乎余與黃子皆史官天下所當爲者未盡於此也而黃子先成此者志厚鄉也蓋嘗論之一豁

一壑之水疏而障之其波瀾湍瀨觀非不奇也然而所觀者小也迨乎瀉瀠瀰然後爲江導積石然後爲河薄扶桑納蓬島然後爲海此天下之至奇也夫史亦猶是也黃子之志豈以一州之史爲賢哉示我以全且大宜必有藏之名山石室者而是錄之作亦河海之濫觴焉耳嘉靖五年陽月朔賜進士及第翰林院國史修撰儒林郎明山姚淶序

廣州人物傳序

太史希齋黃子志古聖賢之道博學而精擇閒以餘力輯廣州人物傳蓋吾邦自秦漢以來幾二千載其文獻之錄載在外史者有廣州先賢傳交廣春秋等書皆缺有閒矣散見於類書者存十一於千百廣州湟川等志荒脫而不覈正史諸傳叛渙而無統黃子蒐遺言繹墜緒泝流而導其歸𧵩秕而茹其實勒成一家言且論次鄉先生之行事發明其用心以警偷俗激頹風予得而讀之蓋深有味其言也嗚呼士君子砥行立名孰不欲施於後世然而不盡然者可不深求其故哉古之賢聖人不見信從於天下其得謗無以異於庸衆人後世庸衆人夸毗以相高標致以

相報其得譽乃過古賢聖人然而卒有定論若涇渭異形天淵異位此其故何也蘇子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為嘻盡之矣天者理之主宰也其在人曰心曰性曰道蘊之為德行發之為事業賢者循理聖者樂天是故道與天同運性與天同體心與天同神其為名也自與天同久故非天之能植其名也其所自立者然也蹈道而不力謂之天之遊民色取仁而行違謂之天之棄民夫奚恃而久存故非天之能滅其名也其所自立者然也嗚呼吾邦自秦漢以來二千載登名是編者僅若此可不謂天乎前乎此者其天定矣可以俟後之君子矣嗣是而有聞者上達為賢聖人未可知下流為庸衆人亦未可知蓋嘗自揆諸天

而已矣後之繼黃子而修是書者吾知其多也繼鄉先生而修其德行道藝以成黃子之志者可無致辨於心術之微哉翰林國史修撰後學倫以訓謹序

廣州人物傳凡例

一先哲凡德業文章有聞者無論隱顯皆為立傳語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一編纂之法以史志為主并旁採諸書語意貫續處稍加筆削傳後必註曰用某書修用某書某書參修者明有據也若闕文疑字則不敢妄自增易

一自漢至元皆繫世代者所以別國朝也卷首諸目皆稱公者尊先哲也傳中不書公而直書名者法史體也

一子孫有世濟其美者皆聯書不別為目如馬持國子晞驥李用子春叟之類

一行事相類者得附書如李玉珪附何昌期之類同邑里而行事無大顯者得附書如邵安石吳藹附黃損之類行事背戾而美惡相形者亦附書如龔澄樞輩附邵廷琄之類

一吳陸亂所謨廣州先賢傳多蒼梧交阯人殊不可曉今皆附書

一德業隆盛者得詳書如崔清獻公者是已張文獻公本郡產嘗寓吾郡故列諸流寓而不詳書

一是編作於正德初故近世諸名公有不及收者況所錄止據諸書見聞所限不無挂一漏萬之失尚竢後日續成之云爾非敢妄有所擇也

一先哲文字有錄其全篇者有錄其大畧者有篇刪其句者有句刪其字者有取其意而易其詞者要之求詞旨簡明而已此亦史家舊例也

一諸書語涉不經暨文之不雅馴者皆芟易之如前定錄中載黃損事雖在所錄然文則非其舊矣此類是也

一史遷歐陽氏作傳或不主故常今倣之如　傳是其法也

一傳後有贊有不贊者法五代史例也

一舊志多缺畧今皆補之如廣州志不錄董正簡克己之類

一舊志乖紊殊甚今皆釐訂之如羅威唐頌本漢人也誤列諸宋末黃舒晉人也誤列諸五代夫先賢傳作於吳而羅唐已收南越志作於南朝而參里山已錄則其乖紊章章明矣姑舉此以例其餘

一廖冲古成之皆名賢舊志誤寘仙釋中今爲辨正

一忠義以下諸傳專錄一節之士

一方伎止錄星歷醫卜藝術之士仙佛則附見之所以黜神怪也

一列女獨立外傳者以閨閫懿行最易泯沒是以詳書之

一宦者止錄其最賢者三人餘皆削之所以示勸也

一流寓皆收關人不計賢否葢朝廷用舍於是乎在所以著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也

一作史之法同傳同卷皆有微意存焉今倣其例讀者宜詳之

廣州人物傳總目　二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七卷

第十三卷

第十四卷

第十九卷

卓行

第二十卷

第二十四卷

流寓下

廣州人物傳總目畢

廣州人物傳卷第一

香山 黃佐 才伯撰

嶺南遺書

漢徵士董公 正

漢太尉諸曹掾鄧公 盛

漢督郵徐公 徵

漢尚書郎疏公 源

漢徵士羅公 威

漢孝廉布山令唐公 頌

董正字伯和番禺人也少有令姿躭意術籍年十五通毛詩三禮春秋遂以學行知名公府以其有用世才常詣其廬疇咨理道數被辟命皆不就熹平末張角袁術起

難天下大亂正每仰觀天象知漢歷之不長輙掩涕太息或勸使出仕嘆曰潛龍以不見爲德君子以藏寶自完吾惟竢時何廼相迫邪賦性高潔貧寒不戚志在規俗躬耕以足衣食暇卽講詩書陳禮法遠近多從之游鄉閭或少爲不善必相戒曰吾伯和得無入於耳否有不平者多詣正直之隱士南陽車遂聞正令名不遠千里徑來投正正與同志恩如兄弟數年中遂得病正爲傾家救䘏病篤正呼遂字曰德陽君更有以見屬否遂瞪視曰以死累君言訖而絕正爲停柩於堂殯斂之禮一視兄弟之喪躬送喪於南陽而返粵產素多奇瑰之貨番禺爲都會商賈湊集貿遷易以致富加以夷獠叢

雜習尚輕悍鬬爭射利未嘗知學感正淸白偷俗自爾
日變建安中正卒葬番禺之東衆爲刻碑表曰有漢徵
士董君之墓過者必式晉隆和中南海太守袁宏追想
其風采乃訪求世族條列行誼聞于朝有詔旌表門閭
墓禁樵牧用南越志南海志太平御覽廣州先賢傳淵穎文集一統志參修
贊曰君子守道非以自善也蓋將以爲天下用也然必
用舍之極定于中乃可以用於天下而無憾故時當可
用彈冠而往非通也苟非其時雖蟠坏以遁非固也東
漢之季社君昏椓紀綱陵遲從以鴟張鯨突之盜競排
其鼎可謂大厦將騫風雨萃之黨錮諸賢禍烈焚如而
尙可以仕乎儉德辟難茲其時也董正養眞衡宇泥蜺

軒冕嘉遯之貞百世所師嗚呼遐裔而有斯人殆豪傑特起者哉

鄧盛字伯直州人也不知其所以進仕爲秭歸令聞母病解印綬去既歸母果亡居喪盡孝太尉馬日磾嘉其所履服竟卽辟之初入府爲主簿尋爲太尉諸曹掾時彭城相左尙以贓獲罪三府掾屬考驗踰年不竟更遐盛覆拷盛至獄洗沐尙解械賜席乃謂尙曰君受國重恩而所坐事理如此今遇君子不可以小人道相待尙感盛至意對曰今使君相待如此尙獨何心不以死相歸乎卽引筆具對時人語曰湫問得竟臯陶鄧盛公卿皆禮重之後徙居蒼梧用太平御覽廣州先賢傳修

徐徵字君求州人也家本荔浦少有方直之行持節不撓周覽書傳尤明律令延熹五年由中郎爲督郵時中常侍唐衡豪貴京師號爲唐獨語言無所與校也遣賓客至蒼梧頗不循法度徵便收客郡市髡笞已乃白太守太守大怒收徵付獄主簿守閤懇白曰此人無故恃強賣買旣侵百姓又汙婦女徵上念明政據刑申恥今不使治郡無復爪牙之吏後督郵當徒跣膝行奉諸貴戚賓客耳太守不得已釋之徵爲人短小而果敢世以爲智過其軀初明帝時嶺表張重仲篤者爲日南計吏至京師帝訝其幺麽問之曰何郡小吏重抗聲對曰臣日南計吏非小吏也陛下欲得其才邪抑將稱骨度肉也

帝嘉其善對後至通顯徵居嘗以重自儗云用太平御覽廣州先賢傳東觀漢記參修

疎源字元流南海人出給郡役爲戶曹佐源性廉潔家貧餉晏不至同第人餉先至呼之共食源未嘗聽由是知名後爲尙書郎習練故事爲九卿所重故人有識源欲通苞苴者源絕口不答臨別便與訣曰子以言汙我從此與君絕矣從司徒上書言事忤權貴得罪廢于家而卒與源同時以宦業著者有申朔黃豪朔字元游爲九眞都尉性廉愼常著布襦布袴不事綺紈鄉邑歎慕之後擊狂賊有功入爲河中相豪字子徵爲外黃令均已節儉粗衣蔬食所得俸秩悉賜貧民凡聽訟一縣稱平

當時鄰縣蝗蟲爲災而獨外黃無有歲皆豐熟民先流移者悉歸附之闔境大治朔本蒼梧人而豪交阯人也吳郡陸亂爲刺史著廣州先賢傳各紀其事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廣州先賢傳參修

羅威字德仁番禺人天性純愨髫髻即知禮讓少喪父哀毀如成人奉母能盡色養之道遇寒常以身先温被席母乃寢夏月必撤帳而臥曰吾留蚊蚋恐去齧吾母制行雅飭口不挂俚褻之言足不及貴富者之門待妻孥如嚴賓然先世遺以負郭之田力耕以自給非其力不食也鄰家牛數犯其穡威刈芻潛納其門而去牛家知之感其長者自是收檢莫敢犯出遇老稚負戴於塗率

爲代其任邑人化之孝慈成俗令異其行過人辟以爲吏不就強之頗力遂偕母遁於增城母後卒成泣血骨立日進溢米食蔬鹽者三年既葬結廬于墓朝夕盡哀白鹿止其墓側馴擾如家所畜者世以爲孝感所致咸與同邑唐頌齊名王僧孺之爲南海太守也下教求士有曰此境三閩錯壤百粵舊都漢開吳別分星畫部風序泱泱衣簪斯盛其川岳所產豈直明珠大貝桂蠹翠羽孝實人經則有羅威唐頌學惟業本又聞陳元士變自是高尙獨往相望於嶼巖懷仁抱義繼蹤於前史蓋以廣之多賢由數公者倡也陳元者蒼梧封川人治左氏春秋父欽官至厭難將軍元以父任爲郎光武朝嘗

請立左氏學又請勿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其子堅熙
亦以文學知名士燮者蒼梧廣信人也亦明左氏傳建
安中仕至交阯太守達於爲政其弟壹領合浦太守武
南海太守皆以文業震一時時謂三陳四士然躬行視
威或少愧焉南海民以威須皆先賢嘗尸祝之其祠今
不存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廣州先賢傳南海志廣州志參修

贊曰三代而上其取人也尚行三代而降其取人也尚
言人之所取吾之所以蘄取皆于言焉則勢之所至務
爲外也必矣務乎其外則不暇以自善人之所取吾之
所以蘄取皆于行焉則勢之所至不務爲外也必矣不
務乎其外則不容以不自善是蓋古今大較而君子之

日難其人也若羅威者賢乎哉其倫理篤其行誼乎其感召神其令名昭嘶而無窮所謂匹夫而化鄉人者也烏虖賢矣哉世之言威者昧於論其世而以爲宋之南渡產也而不知吾廣賴以變澆漓之俗者其倡也區區以宦業顯者每夸豔而縷指之名德如威莫或加齒焉烏虖其於風教何如也

唐頌字德雅番禺人奉養以孝聞連遭父母喪摧毀幾至滅性逮葬躬負土爲墳於墳左爲小廬覆以苫茨寢處其中扶服哭踊朝夕捧盥進膳事之如生者凡六年有甘露降於塚樹馨郁霑霸彌月不已人或訪頌見白鹿拾食廬次如豢畜咸異之稱爲唐大孝頌自是終身衣

不績采非祭不近酒肉忌日必齊肅以祭見父母所遺物或經父母所歷輙捧手而泣人始以爲矯及察之恆皆然而後知其篤行之純蓋天性也有司察孝廉仕爲布山令布山在鬱林境中雜以民夷號難治頌鋪以大和不事威磐挫彊拊柔惠及婣婭民感其仁無梗化者後頌卒民報祀之南齊永明中范雲爲廣州刺史至任首遣使祭孝子南海羅威唐頌蒼梧頓琦丁密等墓思以厲薄俗也琦字孝異居母喪獨身立墳歷年乃成手種松柏成行哀毀踰制感物通靈有飛鳧白鳩棲息廬側見人輙去見琦而留密字靖公性淸介非家織布不衣非己耕種菜菓不食毫釐之餽不受於人遭父喪廬

于墓側有雙鳧游客廬旁小池見人馴伏後遭母喪復廬墓三年歸至舊廬一宿故雙鳧復至游戲池中又有交阯丁茂字仲慮者母終負土治冢手足皸裂列樹松柏白鹿遊乎左右之三人者並載廣州先賢傳故得附書而梧州人訛呼客為丁蘭云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廣州先賢傳南史南海志廣州志參修

贊曰廬墓孝乎曰孝其亦有所本乎曰有然吾聞之也張南軒之言曰古不墓祭非畧也知鬼神之情狀不可以墓祭也胡致堂之言曰送死之禮即遠而無近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知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墓祭猶無當於義而況廬墓乎哉曰古者之為禮也

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奠墓而入是顏淵氏之教也然則非歟孔子葬泗上子貢廬於塚魯世世以時祀孔子塚烏虖事師且然況親也哉詩云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敬親所植也體魄所藏當何如哉義起而祭因心而廬孝之道也禮也二公蓋有為而言爾乃若孝格于皇天化行於蠻貊唐頌近之

廣州人物傳卷第一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　　嶺南遺書

香山　黃佐　才伯撰

晉廣州大中正王公範

南宋太守鄧公嵒

南梁刺史賈公元先

南梁王國常侍廖公冲

南梁刺史馮公融

王範南海人也好讀書有鑒識州閭推重之吳孫皓時閉戶不出或問其繇對曰見彈繳而弗避非靈禽也處亂世而求聞達非知士也人以爲名言郭馬亂廣州逐刺史徐旗範從旗避難朝夕不離側者五年旣歸以琴書

自娛未嘗妄交有司賢其行薦辟之皆辭晉平吳後遵行九品官人之法每州置大小中正俱以本土人爲之刺史熊睦薦州人德充才盛無踰範者乃以範爲廣州大中正選舉人才第其高下皆愜輿論時祕書丞河內司馬彪號博學嘗著九州春秋盛行于時範閱之見其畧於嶺服紀錄弗稱乃蒐羅百粵典故爲書名曰交廣二州春秋太康八年表上之訂述該覈衆見之稱服自是名動京師範爲人卓犖不周未嘗事流俗事篤學至老不廢交廣素缺修載自範始創爲之其後有黃恭字義仲者復著交廣記吳興沈懷遠則述南越志顧微裴淵各譔廣州記大率不外範所錄他若范瑗之交州先

賢傳陸亂之廣州先賢傳楊孚之南交異物志嵇含之南方草木狀乃有補其所未備者然皆承範權輿者也

用太平御覽藝文類聚三國志玉海南海集參修

贊曰吾廣故荒落文獻或不足于徵幼學時思式于古我聞人求諸簡袠莫之或睹也或睹焉特近世焉耳矣乃博覩類書見所謂傳志爲吾廣作者蓋犖如也蓋但有其目焉耳矣求諸簡袠而卒莫之或睹也豈兵燹之後散爲煙霧不可得邪抑纂述之儒世乏其儔無以紹邪不爾何寥寥也若乃王範交廣春秋事贍詞工昔稱之而今不傳嗚呼識時之通事上之忠秉心之公亦足以芳耀於亡窮矣

鄧魯字約子世家桂陽之韶陂里母張氏孕魯時感異徵幼爽闓有至性父思露當戍邊呼魯小字曰阿魯吾今登途矣歸期未可知也魯應聲而泣拜伏訣別如成人時甫四歲世以孝童稱之又歲餘病死一夕甦夢人謂曰上帝憐汝早孤特宥汝魯既愈日籲天願以身代父死未幾訃果至殯思露時哭踊切至聞者皆爲盡傷宋元嘉中舉秀才爲郡小吏適館閣文帙遭火詔郡國悉上民間所藏郡遣魯進圖至京師宋帝以其有功隧典賜錢幣繒綵會本郡太守缺詔即以魯代之嘗遇異人與語自是精識敏悟預知未來事及領職還郡剖决無滯有惠澤于民創造州城池濠橋梁里道無虛日然經

晝有方民不告擾齊永明中卒贈司徒民思其德立廟
祀之用湟川志修
祀之桂陽今連州

覃元先者南海人也初名無名勇力善騎射齊末反者四
起元先召募民兵爲鄉邦衞據有番禺梁高祖興王日
慶州刺史李堅遣人說下之使歸梁任孝恭代堅爲書
曰昔陸賈皇華定交知於南越長卿披繡通夷險於夜
郎故傳美於往書流芳於篆素足下南中盛族嶺表豪
門籍甚既深流芳已舊但道曠風雲論平生而莫郎江
山間阻銜杯酌以何因空想神魂徒勞夢寐僕世禀威
儀門勒鐘鼎提千海岳推轂數千建我不才資兼文武
鴻私弗替應茲閫外麾蓋所臨實宣慈造足下刺舉一

隅同奉家國進止之宜實侯高算得書即詣闕降高祖召見謂曰公當立勳業書彝常柰何無名乎元先遂改名拜東寧州刺史在任累著戰伐功加雲麾將軍侯景反元先與賓化侯蕭雲討之擒斬賊將所向無前會元先卒于師雲遂逕歸南海用藝文類聚南海志參修

廖冲字清虛桂陽人博學能文辭於經史無所不通飭身修行鄉閭稱之以儒術知名仕梁爲主簿西曹祭酒時武帝好儒學招徠天下名士冲與焉嘗命賦詩稱上意嘉賞之湘東王之就國也聞冲有詞藻請以爲王國常侍上許之王爲人性猜忍而外浮華喜談老子而莫知其要冲嘗坐講進無欲自靜之說以諷之凡王所爲多

所規諫遂曰見疎薄是時帝旣耄荒諸子又皆嚚汰不法冲私謂所親曰根本撥矣天下必不能久治吾當去且不去王將以赭衣衣我卽浩然掛冠歸結廬靜福山居焉時大同三年也託迹黃老以鍊丹服氣爲名幽棲自適不復知有塵俗事人往訪之見其吟眺水石間猛虎修蛇馴狎其側休休如也遂眞以爲得道矣陳光大二年卒壽九十有七世之好事者相傳冲白日上昇號其地爲仙翁壇其謬如此唐刺史蔣防經所居爲作碑銘有捫蘿撥雲瞻仰不足之嘆且謂冲策名金簡晉身玉堂辭詞林學府之職以紅霞丹景爲家鶴骨松貌泉渟谷虛寓形人間天地無累蓋扶桑公陶隱居之流也

刻石山下後人即其地爲清虛觀不復知冲爲儒者矣

用湟川志唐
文粹參修

馮融新會人北燕僞昭成帝宏之裔也宏爲魏所敗竄于高麗使其子業將三百人浮海奔晉因留居番禺融業之孫也世爲羅州刺史至融能以禮義威信鎭其俗汲引文華士相與爲詩歌蠻中化之蕉荔之墟弦誦日聞每行部所至蠻酋焚香具樂望雙旌而拜迎者相望輙戒其下曰馮都老來矣毋爲不善以嬰罪戮都老俚言官長稱也自是溪峒之閒樂樵蘇而不懼鋒鏑者數十年初融之涖政也雖三世爲守牧然他鄉羈旅號令不行乃爲其子高涼太守寶婚於郡大姓冼氏俚人始相

率受約束融所以結人心者婚冼氏之力也融旣卒郡人思其德祀之隋初平陳嶺南共推冼氏爲主保境拒守尋遣其孫魂以所部八州降隋後交州刺史李遷仕及番禺王仲宣之亂冼氏皆討平之累封至譙國夫人謚誠敬而贈寶爲譙國公寶子僕以功拜平越中郎將先冼氏卒僕子盎隋末有定亂功統有嶺南諸州或勸自王盎曰吾居越五世矣常恐忝先業尙敢自王哉武德中歸唐授高州總管封越國公二子知戴知式皆爲刺史奕葉通顯鄉邦賴以爲保障至盎功業尤烈自融而上墳墓皆在新會寶以後乃居高之良德焉用南中一統志

新會志

參修

贊曰鄧魯之孝覃元先之勇馮融之政教可謂難矣廖冲之見幾而作可謂明且哲矣故皆著于錄竊嘗惟夫江東分王垂五百年吾廣未有以德業著者豈椎結箕踞之風未變輕悍之習尙存故不足於用歟然秦關旣開華風日盛才秀頎然挺生惜所謂先賢傳者不盡傳耳曾謂十室之邑果無忠信者歟觀諸晉書南史其能自表見者大都競浮虛而鮮實用躋顯庸以貽僇辱固亡足爲吾人歎也矧嶺表去天萬里或者奮昻汲引之無其階乎史稱揚粤之俗重土樂鄉而不能自激以有爲豈其然歟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語曰燕昭好馬駿馬來庭葉公好龍眞龍入室信有自哉

廣州人物傳卷第二

嶺南遺書

廣州人物傳卷第三

香山 黃 佐 才伯撰

鄧文進南海人家素雄于財至文進獨折節讀書以故士

之流從者競趨其門文進皆館穀之賓客至千餘人因擇其勇畧者使扞鄉井俚曷夷獠聞風悚服役屬唯謹隋末宇文化及弑煬帝于江都盜賊布滿天下五嶺亦擾文進散財集兵以赴難旬月之閒衆數萬掠地至始興時賊帥林士宏據虔饒兵不克進與戰輙敗於是保有廣韶二州歸之者如市豪酋楊世畧據循潮馮盎據高羅甯長眞據欽廉桂林諸郡文進皆通書使以生民爲念定盟同歸于好百粤之境得免於兵革者文進之力也無何士宏稱帝遣使至番禺授諸帥以僞官文進獨不受唐高祖武德五年諸帥次第納欵是年四月戊寅文進遂統所部降高祖賜敕獎勞之即拜韶州刺史

旣仕益盡心民事移郡治于永西梁王蕭銑發兵攻樂昌文進堅守累立戰功卒贈鷹揚衞上將軍初理郡時嚴重有威爲吏民所畏每戰必身先士卒或奮臂一嘑風雲變色軍中謡曰鄧守嘑百夫避途言其勇也沒後多著靈響郡人爲之立廟祀于樂昌近復配享張文獻公祠景泰中追謚忠襄子孫畱韶遂爲始興人又有廣州大姓馮子猷者家有部曲復雄于財高元朝每五管征討恃以爲援云（用唐書一統志參修）

何昌期陽山人少有膂力能制奔牛羣兒畏之及長能挽二石弓以是知名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叛朝廷詔下郡邑求武士昌期與同閈李玉珪應募郡守試之蹋張超

距加人一等乃送隸元戎帳下時賊帥高秀峕大侵河北震動昌期時爲裨將與衆謀曰秀峕故哥舒翰將也勇悍有謀若布陣旣成難與求勝不如乘其未陣擊之乃先士卒登大嘑陷陣賊衆披靡遂敗之秀峕退走方承平日久士氣靡餒迨祿山叛望風奔北者十軍而九及昌期以果敢倡諸將皆相謂曰南人素孱劣猶爾可居其下乎爭先踴躍求自効祿山之破自秀峕之敗始也有司上其功上甚嘉之累遷千牛衞上將軍封寧國伯昌期於兵書不甚讀然能仗忠義奮威武氣葢三軍軍中目爲何十萬言其材勇足十萬人敵也玉珪少以氣義雄勇爲鄉閭所欽憚身長八尺五寸雙手過膝吐

晉洪亮如鐘後爲郭子儀部將子儀每愛其膽力常置左右平安史復兩京與有力焉摧鋒陷陣所向無前人服其勇肅元戎幕府卒歸葬陽山瀵下鄉人廟祀之至于今不替用湟川志廣州志參修

區册南海人也系出區治子之後著於長沙以南爲名族册爲人喜讀書術理謹持雅飭惟恐戾于典則人樂從之遊家徒四壁縹緗盈其間挾卷呻吟無少倦時下筆爲詞章千百言亥亥不休自郡守以下皆重其文采貞元十九年監察御史韓愈以言宮市極論天下根本爲幸臣所讒貶陽山令愈大儒也以道自任世方之孟軻册以道喪學絕無所依歸遂冒險往陽山師愈愈亟稱

許之及冊歸送之以序曰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閒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章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禮義之說欣然而喜若有志於其閒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

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别其見重於愈者如此二十一年愈徵爲江陵法曹累官吏部侍郎文章爲一代鉅工册出其門因是知名時又有區宏者亦遊愈門愈有送宏南歸詩張籍亦有詩送宏蓋與愈周旋頗久愈遷法曹時宏隨至荆門及愈入爲博士宏亦隨之丹陽洪興祖謂宏即册然其始末不類或其族人也夫顏淵得孔子而名益著樂正子獲教于孟軻而造詣乎善信之域孟軻之没道幾磨滅其有明之者漢得一人焉曰董仲舒唐得一人焉曰韓愈雖或未醇亦可謂千一之儒矣愈來涖南册從之遊特立興起知所嚮慕賢矣哉名垂不朽宜也使李實皇甫鎛之徒皆以册

之心爲心愈之道或者其不梔矣乎嗟乎此犂鉏藏倉之所以接迹於世也（用甫海志昌黎文集參修）

劉瞻字幾之連州人其先出彭城後徙桂陽祖升父景鄰坊從事瞻奇偉有文學才思慧敏大中元年登進士第弄中博學宏詞科除商辟署鹽鐵府累遷太常博士劉瑑執政表重瞻之爲人薦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爲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同昌公主卒懿宗捕大醫韓宗紹等送獄詔逮繫宗族三百餘人瞻喻諫官皆依違無敢言卽自上疏固爭曰修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醫者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差跌械繫老幼物議沸

騰柰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帝不說瞻又與京兆尹溫璋等力諫帝大怒卽日賜罷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爲荆南節度使韋保衡與路巖共譖之云與醫官通謀投毒藥俄斥廉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制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御史中丞孫瑝諫議大夫高湘等坐與瞻善皆貶嶺南巖等殊未慊按圖視驩州去長安萬里卽貶驩州司戶參軍事命李庾作詔極詆將遂殺之天下謂瞻鯁正特爲讒擠擧以爲寃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解巖等不敢害僖宗卽位徙康虢二州刺史以刑部尚書召復

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將還長安兩市人率錢顧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居相位三月薨人以爲韋路之黨劉鄴者鴆之也瞻爲人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舊之窶困者家不畱儲無第舍四方獻饋不及門行已終始完潔弟助字元德性仁孝幼時與諸兄游至食飲取最下者及長能文辭喜黃老言年二十卒子三曰滉曰陟曰延賞渭南尉右拾遺按廣州志一統志瞻子贊天祐二年進士仕梁至崇政院學士與史不同當考用唐書本傳通鑑湟川志參修

贊曰瞻之貶也天下以爲戚及其見用市人猶驩非德業在人耳目曷臻茲乎意其贊元經體必有大過人者何則律身苦節有所不爲斯其驗也傳曰人有所不爲

也而後可以有為瞻之謂歟惜史牒所傳特直言一事而止耳通鑑載瞻見斥時鄴有力焉及再相鄴置酒延之歸而卒胡寅以謂飲仇人之酒推誠之過也雖然禍福之來天也天不可移智者有所不通奚瞻尤耶

邵謁者唐之詩人也世本清遠人後徙曲江最後徙翁源家焉詩道大昌於唐而中原荆蜀多名家者五嶺以南當開元盛時以詩文鳴者曲江公張九齡一人而已柳宗元以謂九齡兼攻詩文但不能究其極顧於南士獨稱詩人廖有方者焉其言曰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厚重孝悌

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㥗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㥗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宗元之貴有方者其言如此而又於世之貴有方者加厚望焉必其詩之果當乎其心也其爲人之果足貴於世也然有方之詩與其爲人之詳不可得而傳也後世所錄唐詩以傳者獨謁與曲江公歸然並存然則嶺南詩人如有方而不傳者不知凡幾而可謂粵無人哉謁以晚唐一介士獲永其名至與諸名家並行其詩當不下人矣使宗元見之當何如其貴之也世傳謁顚末可異焉始謁之家貧也貧

且賤屈爲縣吏令有客至日使楮牀者三謁不應又頤
指之者三謁不應令乃怒慢罵之謁瞪視曰咄吏豈供
汝楮牀者耶且讀書干祿亦易與耳大丈夫當仰居人
上安能俯爲人役令益怒大言曰死狗胥敢爾盍牽來
於是左右提曳之謁不爲動掉臂而出握刀截其髻着
縣門矢之曰學苟不成有如髮發憤讀書閉閒晝夕築
書堂隱起水心距縣十里許平居雙鬢蓬然如里中兒
親友多笑之謁不自沮也久之博通經子百家束髮苦
吟尤工古調學旣成爲有司所舉抵京師隸國子聲華
煒煒薦紳閒嗟乎謁之成名也由胸中耿耿者激之也
天道莫不有陽明而陰濁勝之人莫不有勁氣而物欲

柔之故其事君必突梯滐楹以求容也其處官必狐躋蠖屈以求媚也其臨難必甘辱以求免也其制事必枉道以求合也得志則求滿失意則求哀也言則僞而堅也貌則恭而詐也苟可攫富取貴無不爲者無他失其羞惡之本心也苟能充其本心而擴之其氣可以薾天地其誠可以入金石孚豚魚天下事無難處者而獨工爲詩乎哉今有會稽之竹箭揉而笴之鏃以鋼金附以南鵰之勁翮引滿而發貫犀兕七屬之甲不難也使寸寸而屈之曾不足以爲梃易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直方而大利孰加哉謁居京師最久所與善皆名士然剛躁與時戾以是竟不第甲科作詩多刺時事

其論政一篇曰賢哉三握髮爲有天下憂孫宏不開閤丙吉罕問牛內政由股肱外政由諸侯股肱政若行諸侯政自修一物不得所蟻穴滿山邱莫言萬木死不因一葉秋朱雲若不直漢帝終自由子嬰一失國渭水東悠悠是時藩鎭強戾宰相多非其人故謁詩及焉溫庭筠以其數奇而不遇也乃榜其所作三十餘篇以振公道後甫釋褐而卒卒後降巫賦詩自稱邵先輩世共神之迹謁之爲人大抵剛而無養躁而無制躁而無制故其言凌突而觸人剛而無養故其動猖披而自放使或聞道而集義以充其氣固宗元之所謂鍾於陽德者其所樹立曷止是哉志鬱不施沒有餘靈可哀也已謁有

詩集南漢史官胡賓王者序之以傳其後吾廣詩人有何澤孟賓于之屬然皆不逮邵謁用邵謁詩集類說參修

楊環南海人力學工詩隱居羅浮咸通末登進士第初赴省時夢登高臺耘草得玉麟及除宏文館校書郎人賀曰子居是職所謂麟臺芸閣也始悟所夢拜官後時事日非即拂衣歸隱至德令周繇與環友善極稱許之又有韋隱居黃隱居者家于廣州之朝臺與環莫逆日以琴樽自娛時人稱曰南濱三隱用南海集續前定錄參修

何鼎番禺人少聰悟日記萬言大中初進士歷仕著作郎遷瀧州司馬以能名節度使李迢禮重之累遷容管經畧使時承亂後民生憔悴鼎加意招徠賴以安堵峒賊

梁宗熇叛鼎單車往說之賊徒露刃林立鼎從容諭以禍福且曰汝曹何不兵我宗與其徒皆拜泣曰竊聞何使君高誼之日久矣開示逆順大有造于吾人是吾儕再生之秋也其敢違命以干天刑即率其衆歸耕終鼎之任無胠篋者廉辦二州歲大祲賑濟不足以俸周之會鼎小疾民有燃指禮佛爲之禱者鼎善星歷時朱全忠強逆不臣鼎誡諸子曰汝愼毋事全忠全忠兇德類祿山必有慶緒之禍以勢觀之全忠必將改王以星象言之唐家當復興晉分野有王氣其在河東乎鼎沒後友珪弒全忠莊宗滅友貞一如所言諸子守其訓皆事莊宗用南海志南海集參修

張鴻連州桂陽人唐天祐末年進士知運祚將易遂隱遯不出天下聞而高之爲詩清絕世所傳誦有集一卷今亡用湟川志連州新志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三